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高校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研究

刘玉梅¹, 杨真真²

(1.岭南师范学院, 广东湛江 524048; 2.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 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强调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从这一视域切入对传统英语文学教学进行改革。课前调动学生所具有的认知水平与前审美经验, 对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感知; 课中利用学生在课前阅读文本过程中产生的“未定性”, 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文本分析中, 培养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课后通过对文本的赏析, 使学生的审美得到净化, 实现英语文学教学的目标, 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 促进外国文学“引进来”与中国文学“走出去”。通过将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审美净化三个方面融入到高校英语文学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环节, 达到高校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目的。

关键词: 接受美学; 高校; 英语文学教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4-0221-06

Research of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from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LIU Yumei¹, YANG Zhenzhen²

(1.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accep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is reformed. Before class, teachers need to mobilize the students' cognitive skills and pre-aesthetic experiences to have an overall percep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 clas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text analysis and cultivate their enthusiasm and creativeness by using the "uncertainty" that is generated in reading texts before class. After class,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texts, students' aesthetics can be purified; student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speculative ability can be enhanced; the go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can be realized.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e promoted. By introducing expecting view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ext's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and aesthetics purification into pre-class, in class and after class of college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the purpose of college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reform is achieved.

Key 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college;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传统教学方式强调教师对知识的传授,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要角色, 在英语文学教学过程中重在研究文学作品背后作者的本意, 学生们处于被动接受文学知识的状态。这样的教学方式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限制了学生创造力和能动性的发挥, 忽视

了学生的个性差异, 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思辨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接受美学作为世界文学领域著名的研究视域之一, 其中的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与审美净化如果被运用到高校英语文学课堂中指导教学活动, 有助于解决传统文学教学方式存

收稿日期: 2019-05-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24

作者简介: 刘玉梅(1973—), 女, 广西柳州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英美文学、加拿大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在的问题。接受美学作为西方的文学阅读指导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与西方学术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更多的学者热衷于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其中将接受美学和英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教学研究、英语阅读教学以及英语教学改革三个方面。在接受美学与翻译教学方面,隋荣谊等^[1]提出将翻译美学理论引入本科翻译教学工作,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译例来论证学生审美意识、注重审美再现技能的必要性,探讨了分工式学习模式,并从接受美学角度说明学生参与教学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与英语阅读教学方面,范丽娟^[2]认为将读者接受教学模式运用到高校英语文学教学中,通过诵读、解释、讨论以及表演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在英语教学改革方面,高阳^[3]提出把接受美学与英语教学改革相结合,改革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打破了老师垄断课堂的局面,引导学生成为语言的使用者、文本意义的发现者与建构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得到更多参与讨论的机会。本文将接受美学充分运用到英语文学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当中,为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提出新的方向。

一、接受美学及其对高校英语文学教学的意义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理论流派之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士坦茨学派”,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吸收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新批评等文论思想,侧重对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反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中心论。他们强调读者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文本中固有的,而是在读者具体的阅读活动中生成的,并且指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从而提出了文学研究新的理论范式,也就是接受美学的文本理论和读者反映理论^[4]。

Jauss^[5]从宏观方面对接受美学视域进行阐释,从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入手,提出了一种融合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社会现实的读者接受理论,考虑了期待视野(或期待视域)、审美经验等因素,认为观赏者分享审美对象的构成,使审美感从沉思的被动性中解放出来,于是,创造就意味着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接受者成为一部作品的参与创造者。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尔则提出从微

观层面对文本接受理论进行解释,他提出了召唤结构、隐含读者等概念,主张“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形成文学作品”^[6]。

因而,在英语文学教学的层面上,学生(接受者)与文学文本之间的阅读过程,是把“文本潜在意义的先结构”和“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具体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把自己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期待融入到文本阅读中,并对阅读过程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具体化,赋予文学作品更多的价值与意义。

(二)接受美学在高校英语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现代教育理念倡导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教育之基本价值取向,消解社会工具价值对人文价值的威胁,回归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7]。接受美学旨在探究“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源于文学文本的结构特点、行文方式,以此驾驭读者,另一方面强调阅读是一种主动性行为,阅读者在意识中互动地重塑文本这一审美对象^[8]。因而将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视域运用到高校英语文学教学中,首先满足了“现代教育理念”的要求,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知识,形成自己的认知模式;其次,这一文学研究视域强调重视发挥学生(接受者)的能动性,摆脱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围着老师转”的被动局面,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在这一视域引导下,学生将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构建知识体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与求学欲望,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与知识面,同时也加强了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学习兴趣。

2.探索创新型课堂,转变授课模式

在现代高校英语文学课堂中,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讲课效率低下、课堂气氛沉闷等诸多问题,这一教学现状与“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接受美学运用到高校英语文学教学中,将课堂中心转变为学生中心、活动中心与实践中心,不仅有利于改革传统的英语文学教学方法,以实现自主教育、快乐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等科学、高效的授课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且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宰,教师负责倾听与引导,这也有利于改善学生消极被动的教学现状。此外,这一课堂教学改革也能促使英语文学教学变成真正能够帮助教师与学生身心成长、共同进步的创新型教学活动。

3. 提高教学效率, 增强教学趣味性

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四阶段中, 大学生处于认知发展的形式运算阶段, 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纯符号思维, 此阶段个体认知发展的特点是具有假设-演绎推理能力、命题推理能力和组合分析能力^[9], 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阅读和分析文本的能力, 认知能力达到成熟水平。由于学生们对出现的新鲜事物、新知识比较敏感, 在期待视野、召唤结构以及审美净化等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下, 将接受美学运用到高校文学教学中, 将促使学生们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来填补文本中的空白, 既能增强教学趣味性, 又能提高教学效率。首先, 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思辨能力, 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们观察、发现新问题的能力。其次, 大学生的认知具有相对的深刻性和稳定性, 他们在抽象思维的引导下, 能够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 洞察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从而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 随着大学生身心发展的日益成熟, 他们学习的基本特点也发生了改变, 自学方式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改革传统英语文学授课模式, 能够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也有利于提升教师自身的文学素质与教学能力。

二、课前的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视域强调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阅读理解活动来实现, 即“读者决定一切”, 它最主要的三个理论是期待视野、文本召唤以及审美净化。期待视野(也称期待视域)是姚斯接受美学的方法论基础。秉承解释学的基本思路, Jauss^[5]认为期待视野是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期待, 它由三方面内容组成, 即以前的审美经验, 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接受者的生活经验和历史, 包含了读者在文学类型方面的常识, 对传统文学形式和主题的了解, 区别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能力, 对“虚构”或“真实”的认识等。以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为例, 学生作为接受的主体, 在阅读文本之前, 在不同的个人经历与认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其心理上会产生特定的思维指向与意识形态。例如阅读文本之前看到题目《雾都孤儿》, 学生们都能猜想到: 小说讲述的是生活在伦敦的孤儿, 但是小说究竟讲述了孤儿在伦敦发生了怎样的

故事, 情节又是如何展开的? 针对这些设想, 学生们在大脑中通过先前具备的审美经验与价值观的影响下对小说情节、框架、结构却产生了不同的猜想, 这些不同的猜想即接受美学中的审美期待便构成了文本预习后的一个“预成图式”。此外, 《雾都孤儿》创作背景是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 这一时期对于现当代的学生而言是久远又陌生的, 但是联想到以前对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狄更斯作品的阅读, 例如《艰难时代》和《双城记》等, 学生们对狄更斯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这也进一步激活了学生头脑中储存的前审美经验。随着身心的成长以及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 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既有的审美经验会形成一定的“陌生化”, 在前审美经验与后来形成的“陌生化”的驱使下期待视野得以建立。同时, 在这些不同的期待视野影响下学生与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与审美期待。基于此, 教师引导学生调动头脑中对狄更斯创作特点的知识储备(即以前的审美经验、知识经验), 查阅相关的材料, 扩充自己的文学知识面, 激发学生对作家狄更斯与其作品《雾都孤儿》的兴趣, 从而促使学生产生对小说的阅读期待, 促进学生对《雾都孤儿》的故事结构、中心思想、语言风格等层面进行自主阅读,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因此, 在授课之前, 教师需要引导同学们做好文本预习任务, 结合学生已经了解到的文学知识, 从作者、文本类型、文本结构、主题思想、创作背景等多方面、多角度查阅相关的资料, 对文本进行预设并形成自我的解读与认知的过程; 而学生主动学习文本逐渐摆脱了课前不预习、课上缺乏针对性、被动听课的境地。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阅读过程中的期待视野不是恒定不变的, 它具有独特性, 随着学生的接受能力、认知能力、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学生的生活经历、文学素养、认知差异、知识储备等因素都将影响期待视野的选择和提升, 影响期待视野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教师根据学生们的“预设”(即建立的期待视野), 了解学生们不同的个体期待视野与集体期待视野, 从个体与整体出发, 掌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做到因材施教。如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 现如今已经被翻拍成影视作品, 大部分学生在阅读文本之前通过影视作品对原著情节已经有所了解。随着学生们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 他们对《简·爱》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科学高效地反复阅读, 用发展与联

系的眼光再次解读文本,这一方面可以启发学生们带着各自的新认知回归到原著中,调动学生与原著之间的审美距离,使学生在阅读中可以自觉联系头脑中已有的审美经验去感知文本内容;另一方面学生在反复揣摩作品中不同人物间的心理活动、剖析不同角色的人生命运时,也可以更有效地感受作者创作的语言特点,并产生富有创见性的课前期待。

三、课中的文本召唤

1970年,德国康士坦茨学派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了文本召唤结构的概念,对文学批评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立元^[10]指出,召唤性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读者习惯世界的否定而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组成文学作品的否定性结构,成为激发诱导读者进行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基本驱动力。文本召唤结构重在对文本结构的各层次、各方面的召唤性进行分析,对作品中的空白以及不确定性进行填补,引导教师以及学生去思索、填补、联接、想象和再创造,这一过程抓住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和文学作为独特艺术的审美本质。例如,学生在课前通过对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的课前预习,头脑中产生了很多的空白点和疑问,比如:为什么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知道丈夫死讯时的反应是“自由了,身心自由了!”而不是痛不欲生?为什么整个短篇故事的环境描写是轻松欢快而不是低沉压抑的?为什么一个女人的幸福要建立在丈夫去世的基础上等等。这些不确定性便形成了召唤结构,从而诱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挖掘文本的内涵,课上教师通过召唤结构将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授课模式,改为“学生讨论,教师纠正答疑”的创新型授课模式。例如在课堂上学习《一个小时的故事》时,教师引领学生们针对课前预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结合故事中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讨论探究,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了解与文本的再次分析,学生们了解到当时的妇女对自己的财产没有控制权,更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结婚的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附属品,因而作品中作家凯特·肖邦对这一情节的设置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讽刺,更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一种书写。通过这种授课模式让学生掌握查阅相关资料的方法,养成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把课上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并对学生们探讨出来的“结论”进行补充说明,这

不仅能够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文学作品从抽象到具体化的讨论过程中来,而且有助于学生探索作者创作的目的,挖掘文本背后的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填补作品中的空白点与不确定性,从而赋予接受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11]。因此,在课堂教学时利用召唤结构引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既提高了课堂效率,又实现了因材施教。

文学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点使接受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不确定性的语言结构,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读者的审美活动,是能激发学生(接受者)创造欲的文本机制^[12]。任何作品都具有未定性,都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结构。正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样,“历史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历史学家的头脑里,将过去重新制定一番而已”。由于再现客体层的虚构性、多样性,文学文本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需要读者不断“填充”空白去完成作品的生产^[12]。文学作品本身作为一个召唤结构,召唤着老师与学生们不断地参与进来研读、赏析文本,通过想象和再创造的方式而赋予它更丰富的文学含义。如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戏剧被称为“荒诞派戏剧”,戏剧中存在很多的“沉默”现象,即一种空白结构。以品特的戏剧《生日晚会》为例,戏剧开篇女主人公梅格(Meg)与丈夫彼梯(Petey)的对话间出现了两次短暂的停顿,这两次停顿都是在等候彼梯(Petey)的回复。课上,使学生动脑思考,将自己即有的审美经验和作者试图表达的思想结合起来,分析、建构品特戏剧中的“沉默”现象。因而经过探究戏剧开篇的这两次沉默,学生们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学从女性主义出发对其进行填补,认为彼梯(Petey)的沉默不语表示了一种女性弱势下男性权利的优越感;也有同学解读为这两处沉默是剧作家品特为了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故意设置的情节等等。“沉默”本来只是剧作家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设置的,但是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对其进行填补。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学生对作品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样不仅避免了教师面面俱到的“填鸭式”教学,以及学生盲目、无效地翻阅作品消磨时间,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提高课堂效率,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文学文本的分析。叶澜教授^[13]也曾指出:“教师与学生都应当珍惜课堂师生交流过程,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老师,课堂交流都存在深刻的意义。”这也就要求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

实现集体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因此,将文本召唤这一文学批评分析理论运用于教学中,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唤起审美感受,而且也会引起学生与作品之间的情感共鸣,加深对于作品的深入理解。

四、课后的审美净化

“净化”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后人释“净化”为情感的宣泄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文学的审美净化作用指文学作品具有愉悦性、陶冶精神、激发美感并藉此提高审美能力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钢琴演奏家生产了音乐”,一方面“满足了我们的听觉感受”,另一方面,“也是发展着我们这种感受能力”^[14]。净化是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净化在交流中实现,它既能引起信仰的改变,又能使听众或观众获得心灵解放的演讲或诗所引起的情感享受,这是审美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英语文学教学其实是一个培养审美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美的创造、美的接受和美的净化过程。中国大学生自我意识总体上是随着年级上升而发展的,其中大学三年级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转折期”,表现为大三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调控发展较低^[15]。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改善教学方法,在英语文学课堂上,通过利用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实现文学作品对学生的审美净化作用。具体而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实现美、创造美、发现美,抓住自我意识形态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争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其感情与情绪都得以抒发或宣泄,身体和心灵都得以涤净,从而培育出完整而健全的公民品格^[14]。例如,学习完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经典著作《飘》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回顾反思,女主人公斯嘉丽·奥哈拉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她并没有像普通女性一样任由命运的摆布,而是突破传统,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敢爱敢恨、勇敢刚毅、敢于挑战传统的反抗精神使学生们的灵魂受到了震撼,精神受到了鼓舞,身心获得了解放与释怀。尽管作品的创作时代、创作背景与现代不同,但是女主人公斯嘉丽·奥哈拉同命运斗争的精神在现当代仍然具有启迪意义,这种顽强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对作品的学习,学生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对美的接受,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也鞭策着学生们在以后的人生中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由此实现了作品审美净化的作用。再如《俄狄浦斯》这部悲剧通过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使读者(学生)深受感染并产生了

强烈的共鸣,因而学生们赏析过文本后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赞扬主人公俄狄浦斯在同命运斗争中展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英勇的行为。虽然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学生们通过对悲剧的学习,把握到了作品对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肯定,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这便是课程教学目的所在。

此外,在进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由于作品本身的感染性,学生与老师会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地进入故事情节中,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感同身受,比如作品中拥有高贵心灵的主人公经历了悲惨命运或受到不公平待遇,学生们会替他们感到同情与惋惜,以此获得情感的宣泄和心灵的涤荡。接受美学视域下,英语文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感觉完善起来,学生们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进而把握美的规律。在教授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通过对文本社会背景、语言特点、主题思想等方面的探索,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理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掌握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以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为例,教师在教学目标设计中,不仅要使学生们通过对《红字》的学习了解作品中蕴含的宗教观、人文主义、象征主义等思想,还要使学生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获得理性的认识,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产生影响。审美净化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就需要教师实现课内外阅读的紧密结合,课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反思与总结,扩展阅读视野,增加阅读积累,增强审美能力。譬如在学生小说《红字》中蕴含的主题思想有所了解之后,教师应该推荐学生课后进行相关主题的文本阅读,或者通过对某一国家早期作家作品的学习,课后由学生们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而把握不同作家或作品中展现出的审美规律,并能指导学生在日后的文学学习中掌握其中蕴含的规律,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五、结 语

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结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将接受美学视域的期待视野、文本召唤结构、审美净化理论与英语文学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环节相结合,改革传统的英语文学教学方法。这一改革转变了传统文学课堂上“以

教师为中心”满堂灌的被动教学状态,通过调动学生对文本分析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仅使学生能够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增强文学素养,而且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文本分析的能力。笔者将接受美学运用到英语文学教学中并且作为英语文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虽然学生的成绩与积极性有所提升,但研究过程中缺少准确的数据求证,今后还要进行实验论证。

参考文献:

- [1] 隋荣谊,郭黎阳,丁科家.翻译美学在本科翻译教学中的功能探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3):72-76.
- [2] 范丽娟.接受美学视角下的高校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4(10):118-119.
- [3] 高阳.从读者接受美学的角度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13(4):31-34.
- [4] 段吉方.20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73.
- [5] Jauss H.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55-56.
- [6] 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121.
- [7] 刘献君,李培根.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96.
- [8] 张叶.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和中国阐释理论构建[J].文学理论前沿,2016(2):126-149.
- [9] 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3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45.
- [10] 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12.
- [11]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11.
- [12] 刘涛.解读伊瑟尔的“召唤结构”[J].文艺评论,2016(3):56-60.
- [13] 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J].教育研究,1997,18(9):3-8.
- [14] 伯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M].梅邵武,傅惟慈,董乐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392-393.
- [15] 伍新春.高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77.

(责任编辑:陈丽琼)